



美國佛教的成長

G·瓦瑞埃博士
慈 凡 譯

熱誠的幫助我們。

美國佛教會創立於一九二六年，會址現在紐約一二八三街。在它創立之前，原有幾位錫蘭的黃衣比丘，企圖在紐約建立一個佛教道場，但經過好幾次的波折後，終於完全失敗，最後並被召回國。當時，我就發現，如果沒有一批對這個城市居民了解的人，這個企圖的繼續嘗試，是徒勞無益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曾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專門閱讀及討論古典經文，一週舉行一次。我們稱它為「文學晚會」。起初人數很少，但大家的意志倒很堅定。一九二〇年時，我們就決定研究「亞洲之光」，大家感到很新奇，深深為它感動，於是我請求大家，在閱讀及討論之後，最好是靜坐與沉思一會兒。這樣一週一次的繼續了一個時期之後，有一次，我就直接向他們談佛教，而大家的興趣竟非常之高，從此，美國佛教會就開始發軔了。

我們的宏法工作，在開始時進展得很慢。很多美國人都不敢來參加，他們總認為這是「東方的」玩意。紐約城就是這麼一個地方，不適宜於做精神工作。我明知有許多入對佛陀的教義發生興趣，但他們却不願意參加進來，怕的是在家庭中及事業上惹起煩惱。

我慢慢地體驗到，在西方國家做一個佛教徒，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生平只信佛教——我的父親也是——但在這個自由的土地上，我却碰到過許多倒楣的事情，只因為我承認自己是一個佛教徒，是一個真正朝向「至樂」大道走路的人。可是現在，紐約城的人們，已不像以前那麼利害了。這裡已經有三個佛寺，一個佛教學校，及一個僧侶訓練學校。

當我們籌組佛教會時，紐約人都否認我們，他們不承認佛教是一種宗教。我並聽到有人說，這是一個崇拜中國的組織。我們的美國同胞，似乎已認定一個善良的美國人，不應該成為佛教徒。有很多人給我寫信，就表示了這種思想。但無論如何，慈悲佛陀的光輝是給予全體人類的，他並未局限於某一部份，答案只是：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

佛教徒，那你一定也是聯邦中一個好公民；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你一定會去服從你所居留之地的一切法律。我敢這樣說。

記者：佛教時常是與科學，理性，及一般智識携手並行的。科學既不武斷地說它不能證明，亦不否認它不能證明。佛陀曾經告訴他的弟子們說：「三世諸佛皆係導師，汝等皆當堅向真理如向光明，堅持以真理為安身處，堅持以自性為安身處。」

今天，是佛教的偉大復興時代，人們已經在需要自己思索了。「牧師的詭計」已經成為過去，如果你要尋求世界和平，佛教可以給你答案——它在重要的正命，正業，正語中，以它們來實踐並沉思吧，它還會給你以心靈的平靜。

有一次，我在西部某一寺院的祭儀中，碰見一個小女孩，只有五歲，看去非常活潑愉快，我問她：「你喜歡做一個佛教徒嗎？」她說：「是的，你不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如此嗎？」我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如此的。我知道，在我七十歲的生命中，佛教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力，沒有它，我就不能繼續生存。

願一切有情眾生幸福快樂。
(原文編者附誌：G·瓦瑞埃博士是美國佛教的拓荒者，他自己謙言，他生平對於佛教的工作貢獻太小，但讀者們可以從本文的字裡行間，認識他的成就。他現在還繼續為佛教努力。譯自金蓮雜誌)

，所以吾人必須精進，快樂早在等候，不勞外出尋獲的。

馬來聯邦佛教徒約佔百分之七十而只有菩提中學為佛教最高教育機關。頗使我感到不解。我極希望馬來亞每個角落，都有佛化學校。將來必須辦佛教大學，培育許多人材，更得進一步辦醫院安老院慈幼和盲啞學校，我們眼看著其他宗教，辦不少慈善教育機構，這不等於說：因為他教的人聰明。病在佛教徒不注重教育的結果。

貴校的學生畢業後，必須努力為佛教服務，要知道你們的責任更重於男子。你們既然了解佛陀的真理，發揮這偉大的真理，可使馬來亞成為幸福的樂園。最根本的方法，必須培育下一代的幼苗。過去日本人多非真正信仰佛教，政府所辦的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多數不真真的。現在日本全國猛醒起來，已設有佛教女子中學四百二十五間，男中學一百十八間。還有女子佛教大學。各位勿庸置疑日本何以會重女輕男呢？這很明顯的說明女子所負教育的責任較重，也就是說較為適當。

我此行回曼谷，主持該地佛教學院，那裏有女生千餘人，都正在埋頭研究佛陀真理，你們若有機會去旅行參學，必然會非常融洽的互相切磋，獲益匪鮮。我今天感覺非常喜慰，因為看到你們聚精會神毫無倦容靜聽長時間的佛理，由此可知你們都是有希望的青年佛教徒。